

吳戈

晉總：從敦睦鄉誼到華教守護



吳戈談僑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菲律賓政府推行教育菲化政策，華校被納入國家教育體系，華文教學時數大幅縮減，從原來的全日華文教學壓縮為每天不超過兩小時。語言環境的劇變、師資力量的老化、學生學習動機的弱化，三者疊加，使菲律賓華文教育陷入持續衰退。到了九十年代，一個令人憂慮的現實已經清晰可辨：年輕一代華裔的華語能力急劇下降，許多華校畢業生「能聽不能說、能說不能讀」，中華文化的傳承在語言這一最基礎的環節遭遇了斷層危機。

一九九八年，成立僅五年的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啟動「輔助華文教師方案」，持續二十餘年，聘請數百位中國教師來菲督導，培訓華文教師超一萬六千人次，成為菲華民間支持華教最具規模的項目。一個以敦睦鄉誼為宗旨的同鄉會，為何及如何能長期推進這一跨文化教育實踐？

方案緣起並非臨時起意。莊傑文任內已表達支持華教意願；第三屆理事長董光溪任內「毅然決然」推出方案，時任秘書長曾鐵鋒提出向國僑辦申請督導老師、培訓本地教師，獲理事會鼎力支持。首批資深教師在五家華校調研督導，並在會所開辦講習班。啟動之初晉總態度謙遜，董光溪稱其作用「微不足道」，只望拋磚引玉。此後進入拓展期：張孫鵬任內應外省華校要求，北師大教授赴宿務巡迴督導；莊金耀任內成立工作小組；曾鐵鋒走訪馬尼拉、紅溪禮示、丹轆及棉蘭佬各地華校。二十餘年間，督導足跡遍及呂宋、米沙鄒、棉蘭佬。教學理念同步深化：張孫鵬主張正視華校學生以菲英語為母語的現實，推動第二語言教學理論和簡體字、拼音改革；李榮鈞將其提升到「支持改革的高度」。二〇一一年曾鐵鋒創辦晉總文教網，免費提供教學資源，點擊量達三百萬，用戶覆蓋近三十個國家和地區。二〇二〇年疫情中斷線下督導，反而催生線上轉型：督導老師封城前安全回國，研習班改為線上，參加人數從不足百人增至超千

人；第二十六次研習班首次北京一馬尼拉連線，五百多人現場、二百多人線上接入。

方案的運作核心，是構建從中國到菲律賓的知識輸送通道。教師來源由早期「資深教授」的精英化，逐步走向十一個省市、數百位教師的多元化；由國僑辦選派到各省市僑辦選拔推薦，形成跨國制度化協作。形式包括進駐華校聽課評課、示範教學、共同備課，以及每年初舉辦大規模華文教育研習班，累計二十六次、一萬六千人次，並不斷提升規格，邀請專家專題講座。教學內容從詞彙語法等基礎技能，擴展至第二語言教學、拼音簡體字，再到交互式教學設計、課堂教學評價、教育技術等前沿領域，持續回應需求變化。

影響可從數量與質量兩個層面考察。量化上，數百位督導教師、數十所華校、一萬六千人次培訓、三百萬次文教網點擊，影響力早已超越菲律賓一國。更重要是質性改變：部分華校實施第二語言教學後，學生華語水平普遍提高，但改革推廣不易，晉總以持續培訓為改革「造就社會氣氛」。社會評價方面，上海「江海匯」團捐五百萬菲幣；曾鐵鋒、黃金盾應邀出席世界華文教育大會，王宏忠任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專家委員。二〇二三年，中國駐菲使館授予晉總「人文交流專項團體獎」，黃溪連大使肯定其為中菲人文交流所作貢獻，多位領導人也獲個人獎項，構成系統性的社會認可。

晉總二十五年實踐的意義，不在於獨自解決華教所有問題，而在於扮演「基礎設施」提供者與資源整合樞紐的角色：以組織人脈與動員能力，連接國僑辦、大使館、華教中心及各地華校，穩定輸送教育資源，同時清醒地保持輔助、服務、協作的邊界，不取代華校和專業機構。這或許揭示了海外文化傳承的一條重要路徑：除學校與家庭外，民間社團以制度化方式持續投入，在課堂之外搭建支撐平台。晉總以「晉水同源」的文化自覺，守護著千島之國華裔子弟與母語文化之間的血脈聯繫。

洪少霖

不怕錯，就怕不做



古跡探幽

不知從哪一天開始，我已然習慣了一往無前。這不是衝動，是經驗、慣性、主動與態度。

從事服務行業的人，須多些尊重客戶，少些計較對錯，多些全心全力配合，少些分辨與多想。

人活在這個世上，很可能只有一次生命，有些事只要不傷害他人，不如勇敢去做。有些景，需要膽子大一些，勇敢去經歷。經歷多了，心境自然而會平坦、平靜與淡然。

一位政府的領導告訴我：「如果你與下屬平等，我不敢放心把重要的任務交給你。」這句話，我以前不認同，現在很肯定。沒有壓力，哪能把事做好。大家都隨隨便便，不出大問題才怪。認真與謹慎、兢兢業業、細緻投入，才是把事情做好的基礎。

8年前，我創辦了一家公司。8年來，我經歷了許多以往不曾有過的事物，特別是最近三年，隨便哪一年的酸甜苦辣都是過去十年時間艱辛與複雜的總和。這些年來，我很努力、很辛苦、很開心，得到很多，也失去很多。我一直努力把事情做好，少數時候也會失誤，錯了就認錯，就改正。一切皆平常，一切也在漸漸遠去。

經歷多了，便有了各種對生活對工作的領悟。我相信一句話：「每一位成功男人背後，都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女人。」這位女人，不一定很厲害，但她一定不計得失、真假、對錯。原本一個人的力量，由此變成兩個人力量的總和；一個人的記憶，變成了兩個人回憶，少了遺忘。男女，本是一種互補，如能攜手，定能走得更遠。

小學時期，老師告訴我：三思而後行。後來，許多時候，我發現果斷與魯莽的人得到了先機，猶豫不決的人總在落後。前者如行雲流水，後者自己給自己製造了許多坎坷與磕磕碰碰。而今，在工作中我積累的經驗越來越豐富，許多事情做起来皆很乾脆。沒有想太多，於是得到更多。

機會，總是直接給有準備的人。從事服務行業的我，我的客戶們需要效率，不想久等。我明白：乾脆，是一種自信。及時，

是一份尊重。因而，許多事情需要「斬立決」，才不會錯失機會，才不會因為拖拖拉拉，導致忘事、事多與凌亂。

這世上哪有完全的對與錯，對錯皆是相對而言。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我最需要做的就是選擇、決定與執行，而不是徘徊、後悔與猶豫不決，更不是想東想西、患得患失的內耗。

每天早晨兩、三點，我常會在那時候醒來。不起床，便會想太多，有些想不清楚的事，導致腦海裡滿是光影，情緒十分難受。有些想法，我認為有道理，便馬上起床去做。如果不做，會越拖越久，思想越來越亂，會斷片式遺忘。

工作中，我會思考，但不會一直貪心的想要收穫，許多時候我也願意付出與虧本，因為後者讓我痛快與自信。

我特別討厭一種人，他們做事，總想完美。不論做好事或做壞事，或平常事，都有一大堆理由。我很討厭他們。我只想：要做就做，不做就不做。其實，不論做什麼事，對與錯都有數百個理由，何必去想！何必去說！完美，是完成的敵人。作為管理者，肯定不喜歡聽到各種理由。只想聽：好的，沒問題。作為事務比較繁忙的管理人員，他們更想下屬多為自己分擔，而不是一大堆解釋與原因。沒有錯，沒有嘗試，哪來一次次經驗。做對與做錯，是能力的體現。找借口與出口，是畏難與缺少責任心的普通現象，是不夠靈活，少了靈光。

接到任務時，不要一開始就想到難點。我常對同事們說：不怕錯，就怕不做。錯了，可以改，我願意幫你們一起承擔。只要不是故意犯錯，我皆全部可以原諒與包容。但如果不做，我會火大，因為不做的理由哪比再充分，也是缺少實踐，也是把少數的可能性扼殺。有些人不懂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，他們不願像我一樣，遇到困難，一次次思考，一次次商量，一次次想辦法，一次次竭盡全力。

世人，大多畏難與膽怯，從而大多庸俗。只有少數人，他們不憑空幻想，更勇於開拓，他們少說話，多做事，他們不推卸責任，不害怕可能性的錯誤。他們，更能夠成功！

唐永泉

銀瓶勝境 梅占韻遠



特稿

蘆田鎮三洋村的銀瓶山地處安溪縣南部，奇峰突兀，山巒秀麗，潤澤渾圓，形狀似銀瓶而得名。銀瓶山沉澱著楊氏家族的千年文脈、梅占茶的百年醇香，是一處融山水之美、宗祠之韻、茶香之魂於一體的「勝境」之地。

銀瓶山海拔1411.4米，與太華尖、佛耳山被稱為安溪屋脊。站在山腳下楊氏大宗祠的門口埕向上仰望，銀瓶山高聳入雲，非仰視不能見頂。在冬日柔和陽光的照射下，好像觀音菩薩的寶瓶，閃耀金光，顯得更加奪目而神秘。

楊氏大宗祠坐落在銀瓶山南麓，坐向艮坤兼丑未，二進制的歇山式建築，雙護厝，剛翻建落成不久，飛簷翹脊，金碧輝煌，熠熠生輝。宗祠佔地面積1000多平米，是安溪縣內佔地面積最大的宗祠之一。大廳上有「楊氏大宗祠」「四知傳芳」等匾額，彰顯楊氏家族的悠久歷史和為官的清正廉明事跡，藏著楊氏家族跨越千年的記憶與風骨。

我們沿著石砌台階拾級而上，台階依山順勢盤旋，時而緩坡，時而陡峭，各具形態，盡量不破壞山體。台階的設計適合遊客登山，時而急促攀登，時而趨緩適息。登階兩邊的景物各不相同，移步換景，樂趣無窮。

剛開始，兩邊是一丘一丘整齊的梅占茶樹，梅占樹在寒風中依然堅強，傲立寒冬，在「十月小陽春」暖陽的照耀下，

向著遊客吐露出新生嬰兒般可愛的嫩芽。採茶人背著茶籠，採摘三葉嫩芽，哼著採茶歌，笑彎了腰。這一季節的茶葉俗稱冬片，又稱雪片，由於冬季氣候的寒冷，晝夜溫差較大，冬茶的產量少，品質好，價格也高，顯得十分珍貴，人們把冬茶的香形象地稱為「冷香」。冬茶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是秋芽冬采，品質相對一般；另一種是冬芽冬采，屬於極品茶，具有香高水甜的顯著特徵，香氣細膩高遠，持久耐泡，滋味濃郁柔順，清甜醇潤，苦澀感較弱。

台階兩旁的杜鵑花有幾株在「暖風」的吹拂下，提前張開了笑臉，「獨立寒秋」「俏也不爭春」，給銀瓶山增添了喜氣，給遊客多了幾分賞心悅目。

大約攀登500米，爬上一段較陡的長坡，來到一個小坡部，這裡有一塊長方形天然的大棋盤石，「楚河漢界」清晰可見。「石做棋盤星做子，仙人指引福運臨」。據說，有兩個仙人在此對弈，因為楊氏先祖在山下躬耕勞作，勤勞善良，七代單傳，渴望分支散葉，勤火相傳。仙人指點楊氏先祖在銀瓶山下一處「仙人打鼓」的古穴寶峰巖，香火旺盛，後世子孫福澤綿遠。

楊氏大宗祠大門的對聯：「三生有幸稱楊氏，洋海無疆匯大宗。」對聯寫出了對楊氏先祖人才輩出，對社會做出巨大貢獻，值得後輩子孫敬佩和學習；做人應該心寬似海，有容乃大，方能匯聚家族的力量，讓文脈綿延不絕。南唐保大十三年

（955年），楊明珠和父逸隱與詹敦仁一同入小溪場。翌年，楊明珠徙居新溪裡頭中石（今官橋五里埔）。次子楊進來到銀瓶山下，見此地翠竹茂盛，說「松有大夫之名，竹有君子之號，鴟鵂巢為鳳凰樓焉。」遂蓋第居之，肇基，稱「三楊」，寓祖孫三代開發開疆之意，後諧音為「三洋」。另一說：該村為虎林口、內樹阪、食水壩上、中、下三個小平洋組成，故稱「三洋」。「種梅三萬株，終老吾何悔。」晚清八大詩人之一，祖籍蘆田的林鶴年在茶詩《田家述》中道出對梅占茶的熱愛。梅占茶是安溪六大名茶之一，起源於清嘉慶年間，已有近200年的歷史。在歲月的遷移中，梅占茶被廣泛引種至福建全省和兩廣、兩湖、長三角等省區，但當數蘆田鎮三洋村的梅占最具梅占茶韻。這是因為梅占茶母樹就位於此，其周圍的大片梅占古茶樹群已被劃定為梅佔優質種質資源保護區，邊保護邊利用。

銀瓶山高聳入雲，霧日較多，水汽充足，加之富含豐富礦物質的火山灰土壤，非常適合喜光怕曬、喜濕怕澇的梅占茶生長。

梅占屬於無性系品種，持嫩性較差，生長適應性強，產量較高。茶葉綠潤；葉邊緣紅邊顯，均勻明淨；邊緣破碎少；葉片肥厚；彈性極佳。梅占茶條壯實、長大、梗肥、節間長，色澤褐綠稍帶暗紅色，紅點明，湯色塗黃或橙黃，味厚香醇。梅占可加工白茶、紅茶與綠茶。銀瓶山上自種植這種特殊茶以來，沒有一個正式名稱，村民也不知道該給它取個什麼名？清代村裡舉人楊輝文，觀其花型似臘梅，綜合梅占韻、梅花香、葉尖尖和葉圓圓的特性，「一樹寒梅白玉條」，故以「梅佔百花魁」的「梅占」給這種茶取名為梅占茶。

能不說是我這個管理者的失誤！說起來我也是個貪婪無厭又不知愛茄子的傢伙！

只不過是，好茄子也沒有機制給予表揚和表彰、不夠好的茄子也沒有讓人知其所以然以有效防患、至於那些無可救藥的，也僅僅作為某種力量的殉葬品悄悄消失。這些大無人類褒貶和社會熱鬧喧囂的儀式感，我不知道是茄子該悲傷，或是它們本無求傾訴表達的願望，所以我的心中因此釋然許多了！

我就在這人世間，或人云亦云地喊著無私奉獻、或空喊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、或也不甘寂寞喋著寒蟬，卻要把這些老爺們認為上不得檯面的小東西誇誇其談，讓它們身上也沾染點人間煙火氣，以此顯示我與茄子們的結緣，也顯得茄子們也是有頭有臉的。

茄子們無足輕重，正如我對於社會的無足輕重一樣。我也像茄子一樣，兼有著它們的冷暖。我想，茄子們還算比我幸運，因為它們擁有了我對於它們的關注。雖說《黛玉葬花》的歌詞有點寒涼——「今日葬花儂是我，他日葬我知是誰？芸芸眾生之中，有幾

民國時期，三洋鄉賢楊漢烈追隨孫中山，贈其五箱梅占茶。孫中山先生感動之至，回書信稱：「漢烈吾兄惠鑒：惠書暨茶葉五箱，已一一領悉，文尚未為國報功，厚贈愧易敢當。」

到達銀瓶山頂，有一塊子彈頭似的花崗岩石頭朝天而立，威震四方，上書「銀瓶山 梅占香」幾個遒勁大字。楊書記說，這塊花崗岩有十七余噸重，聘請十幾個工人，用原始的板車，經過兩天兩夜，把石頭推到海拔1411.4米的山頂的。佩服勞動者的堅忍和勇敢。站在銀瓶山頂，南面是紫雲山，東北是朝天山，西面是佛耳山，東面是國公山、虎崎頭山。真應驗古人的「一覽眾山小」。

「圓筆銀峰發祖建庵地，通源弘農創始整廟堂。」始建於明洪武年間的圓通堂，不知從什麼年代起，在神案上就供有題書《聖諭》的木牌，題寫「敬奉天地，孝順父母，尊敬長上，和睦鄉里，教訓子孫，毋作非為。」這與明太祖「聖諭六言」如出一轍。現在，人們把《聖諭》刻在石碑上，用來教育後人，告誡後人，傳遞社會正能量。

楊志超老漢已屆古稀之年，身子硬朗，熱情好客。他陪伴我們登臨銀瓶山，一路向我們介紹村莊的變化、楊氏族人的遷徙，梅占茶的發現、種植、製作和傳播等，讓我們大開眼界，增長了許多知識。到達頂銀瓶山頂，楊老漢詩性大發，即興吟詩一首：

銀瓶朝天愛雲煙，
撥開雲霧見晴天；
山下梅占值千金，
吟詩作對賽神仙。
沒有華麗的辭藻，卻滿是對家鄉山水、茶香的熱愛，也讓銀瓶山的「勝境」多了幾分煙火氣與溫情。

謝如意

茄子小觀園隨筆



心底流雲

毫無疑問，我吃過隨心摘隨手切著煮吃的好茄子，那叫一個愜意和方便。那紫色的紫清一色，長條形的形狀不如以前的長，但經過調味烹飪成菜湯與家母分享，也偶爾予妻兒共享。

就現在枝頭上掛著的還有一個品種特別棒，那是深紫色的清一色，中等長度，胖乎乎的身材，一個個從小到大健康成長著。真叫人愛得歡。

我們吃得不少的，還有各種各樣歪瓜裂棗式的茄子。如圖所示，這是別具一格的饅頭茄子，自己主動在枝頭上開個大長裂口，好像笑瞇瞇的等我來採摘，因為它

知道我這人是先挑異樣的茄子摘，然後揮刀查看其裡子，凡有腐爛絲的一律切除，然後入烹飪。

有的是表皮腐爛狀，裡頭都是黑跡斑斑，那是毫不猶豫地掉入垃圾桶的料。

但也有一種，表面貌似不壞，近觀才見不知何時它已經變成豬尿泡似的，裡面可見都是一肚子壞水了，就忍心讓它在近枯蒂枝上逍遙到自動落下做肥料了吧！

好東西吃了不多想，這些不夠好的甚至是廢品的東西，卻更多讓我想起，因為我不知道，是什麼原因讓它們同在一個小園環境卻如此大相逕庭。

我懂得因材而異地處理它們的去處，卻不知道有效防患它們的蛻化變質，這不